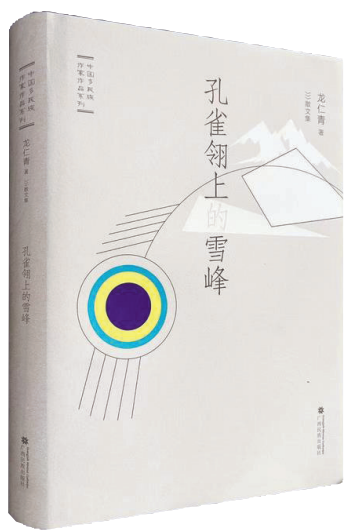


为青海高原献上的赤子颂歌

——评龙仁青散文集《孔雀翎上的雪峰》 □李 硕



散文集《孔雀翎上的雪峰》汇集了藏族作家龙仁青近年来关于青海高原的散文作品。收入集中的篇章皆具有强烈的地域与民族色彩,整体呈现出磅礴大气、蓬勃明快的艺术风格。青海特有的地域风情及其承载的丰富文化给作者的创作带来了独特的气质。作家对故乡和民族文化有着强烈认同、热爱与信仰,使得这些连接起青海的远古与现代、内蕴民族立场和厚道深情的散文佳作,成为作者为故乡谱写的一曲曲赤子颂歌。

在对题材的选择上,集子里的作品熔铸青海高原的神话历史、自然风光、人文艺术、时代新变于一炉,既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也有鲜活入微的生动细节,再现了青海湖、昆仑山、金银滩等群山、众水、草原的丰富意蕴,讲述了格萨尔王、吐谷浑王、莲花生大师等人物,智慧与仁慈,写出了藏族、哈萨克族、撒拉族、土

族等多民族迁徙、融合、发展的历史流变,描绘了河曲马、戴胜鸟、金露梅等草原动植物细腻动人的风姿情态,介绍了“拉伊”、“花儿”、德昂酒智藏文书法、鞭麻墙、寺庙等民族特色艺术、文物、建筑的掌故与细节,展现了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热贡唐卡和堆绣手工制作、《格萨尔王》传承艺人等劳动人民在新时代追求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与生存状态……可谓内容广博丰富,表达诚挚恳切。

在背后统摄如此厚重和多样主题的,既有藏族“万物有灵”的古老观念,也有作者“多元共生”的创作观。在作者的笔下,天地分雌雄,花鸟俱有灵,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姓名、性别和传说过往,呈现出无数超自然又拟人化的形象,连地貌变迁、气候变化都反映着自然万物的不同性格与喜怒哀乐。这种万物平等、生生不息的文化气脉贯穿了作品的始终,也拓展了作品的思辨空间,为作品增添了哲理韵味。在《他乡故知是麻雀》中,作者已然认识到了“咏花不见花”现象背后的问题,书写了城市发展、数字化进程中事物的概念化趋向带来的忧虑。其实这种“不及物”的痛苦早已开始笼罩全人类,正如140多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信女之口抒发的“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的疑虑与迷茫。而在游牧文明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辨识群山、鸟类和植物早已成为了作者的乐趣、习惯和本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及物的、具体的爱,诞生出的能够怀抱这种爱的安宁、纯粹的赤子心灵,赋予牧民能在四合的暮色下认出每一只觅家之羊独特面孔的“超能力”,也正成为治愈人类“不及物”焦虑的良方。

在青海风光独特、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大环境影响下,作者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心态、高远广阔的视野,这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艺术追求。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就是接受作者的邀请,与他一道在作品中深入边疆、瞻仰古迹、寻访村落、观察蚁窝,与梭罗、约翰·巴勒斯等世界知名作家发生跨越时空的对话互望。作者曾在访谈中提到,写作要把行走、观察、体验、阅读、积淀融为一体,深情凝视故乡,看透故乡的前世今生;再放眼世界,从世界之宽广回望故乡之深邃。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信仰。身为汉藏双语作家,作者拥有在不同的文化间自由行走的能力。他以“打开另一扇门”的见识和担当,试图打开故乡之门,把门内的丰富世界带给更广阔的人群。这样的视野和创作观念,使作品展现出了丰富的意蕴。

这部散文集的归类方式颇为讲究。“高处”的凤凰”辑所选的五篇,书写的对象各异又有所关联,从远古的山峰、河流,到神话中的勇士、大德,到历史中的古城、虎符,再到如今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充分展现了青海高原的雄性风范。“雪莲花的姐妹们”辑主要写青海湖、西王母、草原上的花朵的美丽多姿。篇目的分布也考虑到了读者对空间变换与时间变迁的体验。仍以第一辑为例,空间的变化以青海湖为圆心展开,时间的流逝如同青海高原海拔跌宕的变化不可阻挡。上述匠心,使读者看到山与人比肩、传说与历史并置、空间与时间同时在场,在读者脑海中展开一幅超越眼前铅字的多维立体画,沉浸于连通天地宇宙、瞬息即为永恒的阅读震撼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散文集中的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呈现了真挚朴直与蕴藉节制这对

看似矛盾的特质。当讲述在青海民间流传了千万年、至今仍在青海人民心中不断积淀的神话传说与历史典故时,作者的语言就像奔腾的大河之水吞吐古今,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在描写一些当代英雄时,似能感受到浓浓的敬意如灼热的岩浆般在高原冻土下涌动。可在这种奔涌的语言节奏下,作者却很少直抒胸臆,感情始终审慎而节制,让读者自行去体会蕴藏的深情。他在写历史、写文化、写自然时尽力做到客观翔实。然而,高原的万物皆有情,何况感觉敏锐的作家?作者在《孤独的歌者》中说他也孤独,在《弟弟的角白灵》中说他也怀念,在《普天下的雌鸟》中说他也流泪……作者将内在的情绪波动融化于富有象征意味的天地之中,作品几乎未着一个“爱”字,读者却仍能感受到他爱万物、爱他人、爱家乡、爱祖国的真挚情感。面对千万年的过往却不沉重,面对弱肉强食的自然却不惧怕,面对触动人心情感却不耽溺,无怨无悔、平和宁静。

透过这些作品,作者像是一位走遍了远方的《格萨尔王》史诗艺人,带着故乡给他的乐观与自信,站在过去与未来交汇的路口,向世界展示青海在生命化书写下的造化神秀,并用新足迹覆盖旧光阴,以赤子之心观察青海的新时代,观照起普通劳动者如何适应现代生活、传承古老技艺、实现脱贫攻坚的火热实践与喜怒哀乐,让每个人的心跳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此时,龙仁青眼中的“故乡”其实已融入“祖国”,他做到了用真诚面对家乡的民族文化,打捞和提炼其中的独特元素,讲好了这段富有个人特色与民族特色的“青海故事”,并为故乡、为祖国献上了一曲包容巨大、意蕴无穷的时代颂歌。

古老山水中的当代情思

——评张伟锋诗集《山水引》 □师立新

伧俗诗人张伟锋在其诗集《山水引》中表达了个性化的生命思考,以诗意的笔墨找寻山水中的人文理想。这是整本诗集的精神架构,也是诗人对大地的真挚告白。

《山水引》分为四卷,其中短诗收入卷一和卷三,两首长诗分别为卷二、卷四。四卷中的诗作,不论体量长短,绝大部分文字,都落在山水间。诗人以个人的视角观察,用每一步去丈量,尽量将大地之上的山水存入到诗行之间。地域元素必会刻入作者的骨血中,从而体现在文字里。云南的临沧地区,是一片山水旖旎的土地,生长于此的张伟锋,除外出上大学的几年,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在这里,他开辟了自己的诗歌疆土及精神场域。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地域性知识,有力支撑着整部诗集的方向和走势。张伟锋的表达,源于对栖息地从小滋生的挚爱:“生活把我们掏空了,我们哭泣完毕,就去仁慈的山间密林,溪水谷边/取回一些肥力,继续滋养自己”。(《鬼针草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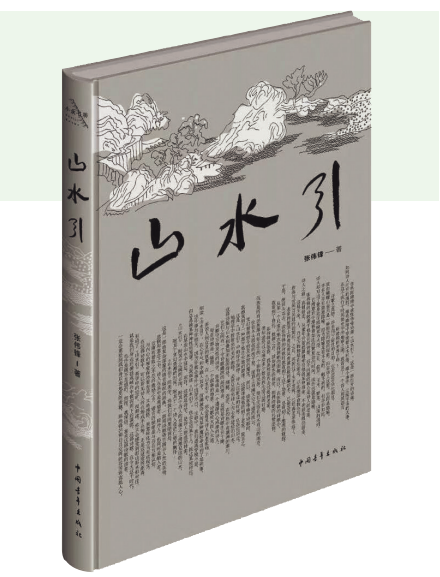
《山水引》呈现着诗人对生命的沉思、对大地的悲悯。诗集依靠“山水”的引意,削弱“小我”情绪,将在自然间的“大我”意识加以放大。诗人在个体与自然的交融中进行了人生意义的探索,并作出了对生命本身的思量。他的诗歌视角伸向细微处,诗人的主体性、精神指向,都融在对自然的表达中。如同一精神色彩的《江水引》《流水引》《在河边》《枯死的野竹》等,均为对生命与自然共情的诠释。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认为,人对自然的态度就反映出了人们的精神、心灵、品格、哲学;对周围人的态

度,即反映了人的伦理道德水准。诗人的此类诗作,构成了其主体意识笼罩下的精神还原。个体的体验及境遇,都在其诗作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但诗人的行文却不是狭隘的,他的诗作在观照生命的同时,又呈现了滇西大地的生态、民族、风土与现实的交织。“澜沧江一生的幸运之处/在于冰雪会抵达它的肌肤/但总会为它让行”(《大雪》)、“在深邃的山谷里,落日缓缓地往下坠/而我们的位置,仿佛就是家的方向”(《河边的羊群》)、“要是眼前有个湖泊。要是王维/陶渊明都在场。你一定会学他们/饮酒,写诗,画下落日的样子”(《日落》)……进入诗人所营造的各个不同自然空间,读者沉浸在语言的安寂里,感知到生命于俗常中的平和及浪漫。这些大江、山谷、湖泊等物象,从滇西特定的存在环境中,呈现出地域性的表征。

张伟锋以山水为中心的主题书写,彰显出个体认知中的丰富情思。这些诗作印证着诗人内心与当下的交流和碰撞。自古,国人都给予了山水风物太多的情感寄托。至今,这种寄托仍然被一遍遍地重塑和再造。在山水中领悟生命,成为永恒的话题。《山水引》中的这些山水,跨越了个体的现状,引申出与诗人思绪和心境关联的存在。“我是大地的婴儿,我的任性和桀骜不驯/在这里获得萌芽和生长的空间”。(《云雾中的树林》)这是充满温度、紧贴大地的歌声。“夜间的江水/流动得很快。我们相拥着欢呼/大声对那些无孔不入的愁苦说,再见”(《片刻之欢》)、“造一山,造一水,造一屋,造一朵白云/以及安放自身的宽度和长

度”(《隐士》),这其中蕴含着生动的气韵。张伟锋的诗歌写作,强调了对存在状态的关注,又凸显了地域性的文化记忆。

《山水引》中的山水是广义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诗歌的生成只是瞬间,但对于诗歌的思索却是基于长久的积淀。诗人在卷二的“梅影集”、卷四的长诗“长江引”中,以一泻而下的抒情性语言进行大面积铺陈,转接出水山与社会、人文的微妙关联,让生态文化与时代、社会互动,勾勒人、自然与环境共成一体的生态系统。诗人的语言态度回归了对自然、生命、哲学的朴素认知,为现实的思想困境寻找新的思想表达。这相当契合人类美学的共同规律:不论东西方,都经历过辩证和谱美的发展。它客观,不可违背。“澜沧江在这,南汀河在这/西河在这。若你绝尘而去/又两手空空回来。你会看见我/还灰头土脸地守着它们”(《梅影集21》);“人慌慌张张冒冒失失地出现/人跌跌撞撞摸爬滚打地离开”(《梅影集107》);“大江为你,静默不动,动而不语”(《江水引》32)……透过这些外在的表述,我可以抵达诗人塑造的自然意境,领略背后的万物有灵信仰。假山给了诗人生命,族群给了诗人无穷诗意。长诗里分小节的描述,不断铺陈精神世界所对应的点或面,通过现实、想象及经验,打开不同的诗歌场景,让读者进入丰富的意象集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物自体”,即“没有加工过的,一种存在于人们感觉和认识之外的客观实体,是人们认识的最后界限”。张伟锋观察作为“物自体”的山水大地,结合人们的日常言行、民俗风尚等元



素,完整再现了地域美学密码,体现出了宽广的创作视野。

在《山水引》中,与山水、大地和自然空间完全交融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的,人为痕迹极少,跟随他的四卷诗作行走,我感知到的是诗人的精神寄托,以及对自然、现实的丰富思索。每一首诗中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意象,这些意象又共同丰盈了整本诗集的意象体系。诗人以诗歌的形式,接受着人类学和诗学的往来交替,诗歌的意境和意象在主体精神的观照下,呈现出与现实的紧密关联。

张伟锋的《山水引》成为了其家乡滇西这一片地域的诗意代言,其笔下的这些山水自然,承载了地域性的文化精神。诗人突破写作上的诸多桎梏,以跳跃性的语言,在山水中凝聚自己的沉思。在看到张伟锋写作上的成就的同时,我也看到他的诗作存在着一些“未完成性”,希望在其后续的写作中能够得到更好处理。思想视野上的拓展、诗歌语言上的延伸,会塑造出一首首更加具有生命力的诗作。

意蕴藏在曲折故事中

——对凡一平新作的一些浅见 □杜 宁

近年来,壮族小说家凡一平的创作可以说是进入了又一次“井喷期”,长篇、中篇、短篇新作屡见于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并颇获好评。他的写作,有新意有特点,极重故事性而又不乏深刻性,往往是步步楼台,一层层地将故事推向更高处……本文以他在2022年刊发的短篇小说《上岭恋人》《桑塔纳》为例,探寻凡一平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

在凡一平小说中,表现得最为充沛、最具吸引力的,首先是他人赞叹的讲故事的能力,他总能在或长或短的文字中,将小说的故事性推向极致。凡一平的小说善于制造悬念,善于利用悬念。在《上岭恋人》中,第一个悬念是“谁是韦妹莲?”接下来,顺着故事的铺展,新的悬念又一次产生,它们依次可以看作:一男一女的律师因何而来?秦红飞是谁,他为什么有遗产留给韦妹莲,两人是什么关系?其间的波澜又是什么,他们之间为什么那么久毫无联系,而韦妹莲,这个被更多认作“飞得飞”的女人,是否会接受这笔遗产,她该如何处理?《桑塔纳》在众声的喧哗中同样埋伏着悬念,这样的悬念也是此起彼伏,具有连环性:唐生卖掉桑塔纳是否真的有什么神秘性,而车里的这两个人又与他卖出的第二个买主“唐朝”有怎样的关系?死去的黄尚达又有怎样的渊源,他又携带了怎样的故事,车中几乎毫发无伤的覃艳丽又要去面对一种怎样的生活?在桑塔纳被毁掉之后,唐生和“他们”又有怎样的交集?凡一平的写作一贯悬念丛生,他利用悬念制造故事的起伏和峰回路转,利用悬念制造情绪的叠加和喷发,同时,利用悬念表达深刻意蕴。

凡一平的小说有张有弛,有细密有迅速,一旦进入到故事中他会调动叙事速度,不枝不蔓让故事能够清晰、迅速、有效地传递给读者,让读者更容易被故事吸引。《上岭恋人》中,当小说进入到“她和他相识,就在他到上岭的那年冬天”的时候,叙事的语速和故事进行都跟着变得“快捷”,他知道读者的心理。凡一平以一个说书人的角色滔滔不绝,在这时叙事几乎是一条顺畅而湍急的流水,他不为故事讲述设置阻挡,而是在顺畅中建立波涛和往复的回旋。在《桑塔纳》中,他有意用一种极具现代感的方式“分段讲述”每个人的故事,但核心的主线和将他们环扣在一起的链环却是精巧、清晰的,为了强化它的故事清晰度,凡一平在叙事过程中做足“减法”,让叙事变得顺畅、迅捷,但意蕴却是撑开的,向度也愈见多重。

凡一平的小说总是愿意设置多重的反转和迂回,这在一般的短篇小说中并不常见。“文似看山不喜平”,凡一平深谙这一阅读心理学,他在保障故事顺畅、好读的同时始终注意对故事起伏的保障,让每一个故事都不会在最初的时候就“一览无余”。《桑塔纳》中有重量的叠加,每个人物的出现都会在前后勾连的同时出现构成推力;《上岭恋人》本可以是一个“简单故事”,集中于韦妹莲和秦仁飞的情感纠葛,然而,凡一平并不满足于于此,而是不断进行叠加,同时拉长时间的跨度。故事的“不再简单”,带来的是意蕴和向度的复杂化,凡一平在此处有意地变成了加法。

在这两个短篇小说中,我们还会注意到凡一平写作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不断地推演情绪的同时又极力地“克制”情绪,故意不做渲染或少做渲染。他似乎悄然地“截断”了与故事主人公内心的连接之线,让他(或她)或多或少地呈现一种“内心之死”的状态。“内心之死”这个漂亮的短语来自余华,他的意思是,当小说主人公的情感情绪在突发中骤然麻木或达到高度让他丧失话语时,文字也跟着极简到干枯,有意通过“见不到波澜”的方式“推高波澜”,这种“内心之死”所产生的却是一种漫长而深邃的回声。《上岭恋人》中,当两位律师说明来意并“要求”韦妹莲承认自己还爱着秦仁飞,满足这一条件便可获得丰厚的遗产时,依然心中有爱的韦妹莲摇摇头,再次摇头。叙事的光打在了她的身上,“她头上苍苍的白发,在摇晃中飘散,像风中的芦苇”。凡一平在这一高潮时刻并没有用文字“呼应”韦妹莲的内心,而是有意地“截断”,用冷峻到只有骨干的笔触“零度”地写下。他不是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在韦妹莲心中具体地发生着什么,但他克制了充当主人公内心神经末梢的冲动,而是点到为止,将波澜和对波澜的想象“交给了读者”。《桑塔纳》亦是如此,在这篇小说中少见“他想”“她想”“他以为”“她以为”这样的表述,多的是叙述和叙述者的“看见”,那些影响到人物内心的一切都尽可能空缺处理,最多让我们看见他们在心理影响下的动作和表情。布莱希特在他的“间离化”理论中向我们发出呼吁,希望读者能在阅读中更多参与,调动自己“健全的大脑和敏锐的知觉”。无疑,凡一平对自己小说的阅读者是信任的,他相信他自己的读者会动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独特的敏锐,为他的隐匿做出填充,甚至是超越性的、更为丰富的填充。

凡一平的写作都会有一个预设的主题,他用一种隐秘而自然的方式告知我们,在这个故事背后,在这种隐匿和隐秘的背后,其实有着一一个暗的、有复杂意味的“洪荒”,它引发思考,让我们思考“如果我处在那样的境遇中,我会不会像他(她)那样选择”?《上岭恋人》中爱了一生并为这份爱付出了一生的韦妹莲面对370万元遗产的诱惑选择了摇头,凡一平貌似不知道间随手写下的那句:“她嘴唇颤抖,像个说不出苦和甜的哑巴。我们不知道,遭遇了背叛的韦妹莲始终有牵挂,我们知道,她的平静中有若有怨,但更多的却是……她拒绝了”。她的拒绝也是凡一平的拒绝以及“我们”的拒绝,作为读者,我能理解这个拒绝中的诸多包含,以及这种态度背后的支撑和指向。再读《桑塔纳》,事件背后是不同人生和不同命运,它们被巧妙而又有些巧合地因这辆桑塔纳牵连在一起,形成交汇和交集:它让我们审视命运,特别是人在“低潮中”的选择。我们如何面对接受这一低谷?这挫折还会持续多久,是否会让我们按入淤泥中无法挣扎?假设我们得以摆脱自我的困境,获得了“过来人”的身份,又会以怎样的方式看待此刻陷入低谷中的他者呢?凡一平写下的是顺畅、有趣、波澜重叠的故事,但在故事的背后,在他有意让人物们隐匿的内心背后,是对生活、生命和人的选择的宽阔追问。

Advertisement for 'Changjiang Wenyi' magazine, featuring a large image of a rose and text about national core values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for 'Changjiang Wenyi' magazine, including the slogan '开放、包容、坚持、尊重', the year '2023年', and subscription details like '《长江文艺》上半月原创 邮发代号 38-6'.

Table of contents for 'Changjiang Wenyi'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articles and authors such as '点晴', '当代前沿', and '今日批评家·卢桢'.

Advertisement for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南方文坛) magazine, including the title, issue information, and a list of featured articles and authors.